

## 困境中的诗性突围：陆游诗歌情志不协的生成与表达

肖吟，朱雨欣，李静媛

文华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院 湖北武汉

**【摘要】**陆游的生命体验与时代精神产生了无数令人慨叹的作品，他的作品中贯穿的爱而不得双重困境构成了其文学世界的核心张力。本文立足诗词细读和历史语境的还原，剖析陆游爱情诗与爱国诗中共同蕴含的“求而不得”悲剧内核。在个人情感维度，通过《钗头凤》及沈园诗作精妙的音韵技巧与意象系统，将瞬间的情感爆发和绵长的生命悼亡融为一体；在家国维度，陆游的爱国诗篇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呐喊，“壮志难酬”的悲愤和爱情诗中的“欢情薄”共同构成情绪同构，使陆游的作品获得了跨越时空的永恒艺术魅力。

**【关键词】**陆游；《钗头凤》；家国情怀；诗性突围；情志不协

**【收稿日期】**2025年11月17日 **【出刊日期】**2025年12月2日

**【DOI】**10.12208/j.ssr.20250471

**Poetic breakthrough in difficulties: the generation and expression of emotional discord in Lu You's poetry**

Yin Xiao, Yuxin Zhu, Jingyuan Li

Wenhua College,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uhan, Hubei

**【Abstract】** Lu You's life experience, intertwined with the spirit of his era, produced a body of work renowned for its profound emotional resonance. The dual predicament of unattainable love and unfulfilled patriotic ideals constitutes the core tension in his literary world. Through close reading of his poetry and resto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gic essence of "yearning yet unfulfilled" embedded in both his love poems and patriotic verses. On the personal emotional level, masterpieces like Phoenix Hairpin (*Chaitoufeng*) and his Shen Garden poems employ exquisite phonetic techniques and imagery systems to blend instantaneous emotional outbursts with lifelong elegiac remembrance. On the national dimension, Lu You's patriotic poetry transcends mere political outcry. The indignation of "ambitions thwarted" and the "fleeting joy" in his love poems form an emotional homology, endowing his works with timeless artistic charm that resonates across centuries.

**【Keywords】** Lu You; *Chaitoufeng*; National sentiment; Poetic breakthrough; Emotional disharmony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是南宋时期最具代表性、创作最为宏富的诗人之一。他一生笔耕不辍，其作品记录了个人生命的起伏跌宕，并且深刻地映照出南宋初年这样的动荡时代的精神图景。在陆游卷帙浩繁的文学遗产中，爱而不得的深刻困境是一个贯穿性的核心主题。困境具体呈现出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个人感情中，是陆游与表妹唐婉那段被封建礼教无情扼杀，终生萦绕于怀的缱绻痴恋；理想抱负中，是陆游矢志不渝地追求恢复中原、统一国家的宏大理想，但在现实政治的泥淖和历史的局限中屡遭挫败，最终抱憾终身。

这两股“爱”的激流看似分属不同领域，但在陆游的生命体验与诗歌创作中交汇、碰撞、共鸣，一起“冲刷”出他精神世界的深邃“沟壑”。本文旨在突破以往

文章中常将陆游的爱情诗与爱国诗进行二元分割的局限情况。陆游对唐婉的未了之情与其对中原故土的未竟之志，共同根植于一种深刻的生命缺憾感，进而由此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表达。爱而不得的双重困境，是陆游的现实困境命运的写照，也是南宋一代士人在时代巨变下面临的集体精神困境的缩影。

### 1 礼教压抑对陆游造成的情感创伤

陆游的爱情诗，尤其是围绕与唐婉的爱情悲剧所创作的系列诗词，形成了文学世界中具有私人性与悲怆色彩的部分。这些作品远非个人伤痛的简单宣泄，是将一段被外部强力摧毁的美好情感。陆游的诗词当中记录了一段完美爱情从建立、破碎到永志不忘的全过程，当中不朽的艺术感染力，就源于情感的真挚、结局的残缺。在宏观当中，也意蕴着个体在与宏大规范抗争

时的无力感而形成的巨大张力。

### 1.1 封建礼教压迫下的情感困境：个人与家族的冲突

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其核心并非源于简单的性格不合或情感消褪，而是深植于宋代社会伦理规范与个人情感诉求的尖锐冲突之中。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sup>[1]</sup>这段史料揭示了几重关键信息：首先，二人婚姻具有亲上加亲的亲密背景，“伉俪相得”则充分说明了他们婚后情感的和谐美满，这种基于才情与心灵契合的关系，本符合士人阶层对“理想伴侣”的内在期待。但是这种高度情感投合的亲密关系，在强调“秩序”与“服从”的家族伦理中，反而构成了潜在威胁。

陆母在此扮演了礼法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她迫使陆游休妻的表面理由是“不事姑舅”与“恐其惰于学”，这反映了程朱理学日渐成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士大夫家庭的价值下，个人的婚姻幸福与情感需求，必须无条件地让位于家族的稳定声誉、子嗣的科举功名以及对“孝道”这一核心伦理的绝对遵从。陆母的意志，不是单纯的个人好恶，是宗法制度的人格化体现。面对这种结构性压力，陆游的“无力反抗”充满悲剧性。他自幼浸淫儒家经典，“孝”是立身之本，公然违抗母命意味着对自身道德人格的否定，将为士林舆论所不容。陆游对唐婉的深情又真实不虚，休妻之举无异于对自我情感的残酷阉割。这种忠孝与情爱之间的撕裂，成为他一生难以愈合的初始创伤，也使早期爱情诗作充满了悔恨、自责与无声的抗争。

### 1.2 《钗头凤》：字里行间的深情与哀愁

“唐后改适同郡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翁怅然久之，为赋《钗头凤》一词，题园壁间云……”<sup>[2]</sup>《齐东野语》所载的这次沈园重逢，是陆游情感世界的一次剧烈地震。彼时二人已各自婚嫁，社会身份的隔阂与礼教的规范，使得这次意外相遇非但不是温馨的叙旧，反而演变为对过往创伤的残酷撕扯。正是在这种极致的情感困境下，陆游于园壁上题写了那首泣血之作《钗头凤·红酥手》，将压抑数年的悲愤、悔恨与无奈倾泻于词章之中。

#### 《钗头凤·红酥手》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sup>[3]</sup>

词作开篇“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三句，以极其细腻鲜活的笔触，瞬间将读者拉回到往昔夫妻恩爱的美好场景中。“红酥手”不仅是唐婉形象的局部特写，更是其温柔、才情与昔日美满婚姻生活的浓缩符号。“宫墙柳”一词则暗含深意，既点明相遇之地，更以杨柳被拘于宫墙之内，隐喻唐婉已改嫁他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现实，为下文的悲剧性转折埋下伏笔。

“东风恶，欢情薄”是全词的情感转折点。此处“东风”历来有不同解读，或指陆母的专横，或指命运的捉弄，或指整个冷酷的礼教环境。无论具体所指为何，它都是一种强大、无情、摧残美好事物的外部力量的象征。正是这“恶”的东风，吹散了曾经的“欢情”，只留下“一怀愁绪，几年离索”。紧接着，三个叠字“错、错、错”，如金石掷地，声声泣血。这既是追悔当年或许有过的软弱与妥协，是对无法抗拒母命的自我谴责，更是对那个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的制度和时代的沉痛控诉。

词的下阙，视角从回忆与痛诉转向对现实重逢的刻画。“春如旧，人空瘦”形成强烈对比：春光依旧明媚，但人却因刻骨的相思而憔悴消瘦。“泪痕红浥鲛绡透”，以“红泪”沾湿手帕的细节，极写唐婉内心的悲痛。“桃花落，闲池阁”则进一步以景衬情，昔日充满生机的园林，如今花落人空，一片寂寥。最令人肝肠寸断的，莫过于“山盟虽在，锦书难托”。昔日的海誓山盟言犹在耳，情感的纽带并未断裂，但在礼教的严格规训下，连互通音信都已成为不可能之事。这种情感与现实的极端矛盾，最终化为三个绝望的“莫、莫、莫”，这是无奈的劝诫，是痛苦的终止，是万念俱灰后的长叹，将词人的悲愤之情推向了无以复加的高潮。

唐婉在看到这首词后，悲痛难抑，和了一首《钗头凤·世情薄》，不久便抑郁而终，更为这段悲剧增添了凄厉的绝响。

#### 《钗头凤·世情薄》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 夜阑珊。怕人寻问, 咽泪装欢。瞒, 瞒, 瞒! <sup>[4]</sup>

唐婉的词作, 语言更为直白沉痛。“世情薄, 人情恶”开宗明义, 直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压抑人性的社会氛围。“雨送黄昏花易落”以自然意象自况, 充满了命运无法自主的飘零感。“欲笺心事, 独语斜阑”生动刻画了她内心千言万语却无处倾诉、只能独自倚栏喃喃自语的孤苦处境。三个“难”字, 道尽了在礼教罗网中生存、沟通与相爱的重重艰难。下阙“病魂常似秋千索”的比喻新奇而贴切, 将那种心神恍惚、动荡不安的生命状态描绘得淋漓尽致。而在“角声寒, 夜阑珊”的孤寂长夜里, 她还要“怕人寻问, 咽泪装欢”, 最后以三个“瞒”字作结, 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女性所承受的更沉重的情感压抑——她们连公开表达悲伤的权利都几乎被剥夺, 只能将痛苦深埋心底, 强颜欢笑。陆、唐二人的这两首《钗头凤》, 一唱一和, 如泣如诉, 共同完成了一场跨越个体生命的、对封建礼教的血泪控诉。

### 1.3 晚年沈园诗: 记忆、时间与悼亡的升华

如果说《钗头凤》是情感悲剧的瞬间爆发, 那么陆游晚年所作的《沈园二首》则是以更为沉静、克制的笔触, 将爱而不得的遗憾升华为对时间、记忆与生命永恒的哲学思辨。

#### 《沈园二首》

##### 其一

城上斜阳画角哀, 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 曾是惊鸿照影来。

##### 其二

梦断香消四十年, 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 犹吊遗踪一泫然。<sup>[5]</sup>

这两首诗大约作于陆游七十五岁时, 距唐婉离世已四十余载。第一首以“斜阳”、“画角”的哀音起兴, 营造出苍茫悲凉的氛围。“沈园非复旧池台”, 点出物理空间的变迁, 暗示着物是人非的总体感受。然而, 就在这已变的园中, 却有不变的永恒存在——“伤心桥下春波绿”。春水年年碧绿, 恒常如新, 它作为历史的见证, 清晰地映照出当年唐婉如“惊鸿”般翩然而至的美丽身影。这里的“伤心桥”与“春波绿”构成了极具张力的意象组合: 自然的永恒与人事的短暂, 美好的记忆与残酷的现实, 在此形成尖锐对立, 凸显了物是人非的

永恒怅惘。

第二首则更进一步, 将时间的流逝与生命的衰败并置。“梦断香消四十年”, 直接点明唐婉香消玉殒已历漫长岁月。“沈园柳老不吹绵”是神来之笔, 柳树在古典诗词中常是青春与离情的象征, 而此处柳树不仅“老”去, 甚至失去了飘絮(“吹绵”)的能力。“不吹绵”象征着生命力的彻底终结与创造可能的完全枯竭, 这是一个极具震撼力的、关于死亡与寂灭的意象。然而, 就在这极致的衰败与寂灭中, 诗人却宣告: “此身行作稽山土, 犹吊遗踪一泫然。”自己行将就木, 化为会稽山下的一抔黄土, 但面对当年的爱情遗踪, 依然会泪如雨下。至此, 个人的情感已超越了生死, 化为一种与生命等长、甚至超越肉体生命的永恒存在。此时的沈园, 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 它已内化为陆游的精神圣地, 承载着他一生中最珍贵的情感记忆与最深刻的生命感悟。

## 2 声情相偕: 音韵技巧中爱而不得的情感意象外化

在语言学与诗学层面, 音韵与情感存在着天然的、深层的关联。

### 2.1 声情相斥: 陆游词中入声韵的爆发性

陆游的《钗头凤·红酥手》在音韵上通篇采用急促、激烈的入声韵。其韵脚字如“手”、“酒”、“柳”、“恶”、“薄”、“索”、“错”、“旧”、“瘦”、“透”、“落”、“阁”、“托”、“莫”等, 在《词林正韵》中主要属第十五、十六部入声。入声字在发音时, 气流因塞音韵尾(-p、-t、-k)的阻断而突然收住, 形成一种独特的顿挫、吞咽、压抑之声效。这种声学特质, 与词人内心那种难以疏解、无处排遣的郁结与愤懑形成了完美的“同构”关系。

入声韵的爆破效应: 入声字发音短促, 无法延宕, 其声学特质天然带有一种决绝、激烈、斩钉截铁的色彩。陆游选用此韵, 并非为了追求绵长哀婉的抒情效果, 而是为了模拟情感在长期压抑后终于决堤时的瞬间爆发。例如, 在“一怀愁绪, 几年离索”的沉痛叙述之后, 紧接三个入声叠字“错、错、错”, 字字如金石掷地, 又如重锤击胸, 将内心的悔恨、自责与对命运的否定之情推向了顶点。音韵上的“戛然而止”精准地对应了心理上的“万念俱灰”。

三叠句的节奏重音: 词中三字叠句“错、错、错”与“莫、莫、莫”强化了情感, 三处入声连续爆发, 像三次捶胸顿足般的叩击, 在听觉上营造出强烈的节奏重音。三叠句的节奏将词人从对往昔的追忆推至情感

宣泄的高潮，到骤然收束，形成了巨大的情感张力。这种由音韵直接参与的节奏构建，使得语言本身成为了一场情感的戏剧化呈现。

长短句的情绪对比：词中长短句交替出现，四言句“东风恶，欢情薄”的紧凑与控诉，六言句“桃花落，闲池阁”的萧瑟与铺陈，最终都收束于三字顿挫的叠句。这种由松至紧、由叙至叹的节奏变化，呼应了词人从甜蜜回忆、到痛切控诉、再到绝望悲叹的情感流变，使全词在声律层面达成了“情韵”与“声韵”的深度融合。

## 2.2 声情相应：唐婉词中“闭口呼”的压抑性

唐婉的《钗头凤·世情薄》在音韵上同样独具特色，具体体现在结尾的两组叠词上。“难，难，难”与“瞒，瞒，瞒”，从音韵学角度分析，“难”（nán）与“瞒”（mán）都属于发音闭合的“闭口呼”，韵尾收于前鼻音[-n]。发音时，舌尖需抵住上齿龈，阻碍气流在口腔中的自由通道，迫使其主要从鼻腔共鸣流出。这种独特的发音机制，创造出一种压抑、阻滞、哽咽、欲说还休的声音效果。

“难”字的呜咽效应：三声“难”字，其声母[n]本身即为鼻音，已自带沉闷之感，加之[-n]韵尾，连续读来，气息在鼻腔中回旋受阻，完美地模拟了人在极度悲痛时，因哽咽而语句不畅、声声叹息的状态。唐婉借此诉说的，既是“世情险恶”之难，也是“处境艰难”之难，更是“通音信难”之难。音韵上的生理困难与心理上的巨大阻力在此同构，形成了声与情的高度统一。

“瞒”字的闭锁意象：相较于“难”，“瞒”（mán）字的声母[m]是双唇鼻音，发音起始即需紧闭双唇，这个动作本身便极具象征性——它形象地刻画了“紧闭双唇、强忍心事”的物理姿态。唐婉词中“欲笺心事，独语斜阑”、“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的种种情态，都在“瞒”字的发音动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三个“瞒”，是她在礼教规训下的无奈隐忍，也是情感决堤前的最后挣扎，生动展现了她内心无处倾诉、只能自我消化的巨大苦闷。

## 2.3 隔空唱和：从音韵到意象的跨时空回应

面对唐婉这首在音韵上极具特色的血泪之作，陆游虽未再以同调相和，但他在暮年重游沈园所写的诗作中，以一种更为深邃的艺术方式，完成了跨越时空的回应，这实现了从“音韵”到“意象”的转换。

在《沈园二首》中，陆游选取了一系列指向生命沉寂与情感凝结的意象，这些意象与唐婉词中的音韵压抑感形成了绝妙的同构。

“伤心桥下春波绿”：春水绿波，本是盎然生机与

流动不息的象征。但冠以“伤心”二字，这盎然的绿色仿佛瞬间凝固，化为一巨大无比的、化不开的愁绪之结。绿色在此不再是流动的生命，而是情感凝结的琥珀，将永恒的悲伤定格在了那一抹浓重的色彩里。这与唐婉词中情感无法流动、被阻滞的“难”字形成了情绪上的呼应。

“梦断香消四十年”：“香消”是对唐婉逝去的婉指，而“四十年”这个漫长的时间单位，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时间上的停滞感与厚重感，暗示着伤痛并未随岁月流逝而淡化，反而历久弥新，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

“沈园柳老不吹绵”：这是最为精妙也最催人泪下的回应。柳树老去，连柳絮（“绵”）都吹不出来了。

“不吹绵”是一种生命力的彻底枯竭与生理上的完全闭塞。这一意象与唐婉词中“瞒”字所代表的情感压抑形成了绝妙的同构与升华：唐婉是“欲语还休”，是情感出口的被封堵；沈园老柳则是“欲绵难吹”，是生命活力的彻底终结。陆游借此意象，将唐婉个人的生命凋零与自然界的衰败景象融为一体，仿佛整个沈园都承载并见证着这场爱情的最终寂灭。那无法吹出的“绵”，正是那无法说出的“瞒”，是爱情在历经数十年风雨后，最终的、无声的结局。

## 3 家国情怀·生命历程

陆游的诗歌世界，是个人生命历程与南宋国运紧密缠绕的宏大叙事。他的爱国诗篇，也贯穿着爱而不得的深刻悲剧意识。对恢复中原、匡扶社稷的深沉大爱，与现实中屡遭挫折、壮志难酬的残酷结局，构成了生命层面的核心困境。

### 3.1 陆游与南宋国运的紧密相连：理想主义的生成与挫败

陆游出生于北宋覆灭的前夜（1125年），成长于金兵南侵、宋室南渡的动荡岁月。他自幼便随家人颠沛流离，这种“儿时万死避胡兵”的逃难经历，以及其父陆宰等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sup>[6]</sup>的爱国氛围熏陶，将恢复中原的种子深植于他幼小的心灵。他自称“少小遇丧乱，妄意忧元元”，很早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宏大志向。

然而，他的仕途与理想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坎坷。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陆游赴临安参加锁厅试，虽名列第一，却因“喜论恢复”触怒权相秦桧，于次年礼部试中被黜落，直到秦桧死后才得以入仕。这次挫折，是他人生中爱而不得困境在政治领域的初次预演：怀抱满腔爱国热忱，却因当权者的妥协苟安政策而不得其门而入。入仕后，他始终是主战派的坚定代表，不断

上书献策, 呼吁北伐。其《夜读兵书》一诗“孤灯耿霜夕, 穷山读兵书。平生万里心, 执戈王前驱”<sup>[7]</sup>正是这一时期心境的写照, 灯下苦读兵书的孤独身影, 与渴望奔赴前线的迫切心情形成了动人对比。

### 3.2 陆游诗作中的家国大义与生命态度的多维展现

理想的屡次挫败, 并未使陆游的爱国情怀彻底熄灭, 而是使其诗风变得更加沉郁顿挫, 情感内涵也更加复杂深邃。他的爱国诗篇呈现出多种面向:

一是矢志不渝的执着与悲愤。这是其爱国诗最突出的主题。如《书愤》一诗: “早岁那知世事艰, 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 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 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 千载谁堪伯仲间!”<sup>[8]</sup>诗中回顾早年的豪情与曾经的抗金经历, 再对比如今“塞上长城空自许”的现实, 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而“镜中衰鬓已先斑”则与爱情诗中的“人空瘦”一样, 将外部事业的挫折内化为个体生命衰朽的焦虑, 形成了双重意义上的爱而不得。

二是现实关怀与民本思想。陆游的爱国并非空泛的口号, 也体现在他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上。如在抚州任上, 逢大水灾, 他“拨义仓振济, 檄诸郡发粟以予民”<sup>[9]</sup>, 他将百姓的苦难视为自己的苦难, 这种“身杂老农间”的实践精神, 使其爱国情怀拥有了坚实的伦理根基。

三是梦境与醉境中的理想寄托。孙宗英、蒋东静在《论陆游“梦中得句”的诗歌创作现象》一文中指出: 首先, “梦中得句”的多样身份选择隐含了他对“现实我”与“理想我”的构建, 体现了潜意识下的角色认知冲突; 其次, “梦中得句”行为的日常化和诗作文本的纪实化, 透露出其显意识对潜意识的缉查与修正, 呈现出异于前人的诗学观念和创作特点; 最后, 陆游对不同的“梦中得句”采取详略不同的诗题拟制方式, 反映出其显意识下对自我欲望的彰显与隐藏<sup>[10]</sup>。当现实中的理想无法实现, 陆游便将其寄托于梦境与醉乡。“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sup>[11]</sup>(《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风雨之声在梦中幻化为北伐的战场景观; 这梦与醉, 是其爱而不得困境的一种心理补偿与艺术性超越。

四是临终的终极牵挂与希望。嘉定二年(1210年)冬, 八十五岁的陆游写下了那首震古烁今的《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sup>[12]</sup>这首诗是其一生爱国精神的浓缩与升华。在明知“万事空”的哲学背景下, 唯独“不

见九州同”的悲憾超越了生死。他将无法在生前实现的“爱”(收复中原), 寄托于渺茫的未来, 叮嘱儿孙在家祭时以胜利的消息相告。这种将个人生命终点与民族未来命运紧密相连的书写, 使其爱而不得的悲剧感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永恒力量。

### 4 结语

陆游的一生, 是一部爱而不得的双重奏鸣曲。唐婉是他生命里最初也最深的温柔, 是沈园墙上那阙《钗头凤》中“红酥手, 黄縢酒”的缱绻眷恋, 是“错、错、错”三声悲叹中难以割舍的缠绵悱恻, 是晚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时依然“泫然”落下的热泪。那片沦陷的中原山河, 是他灵魂深处永恒的牵挂, 是陆游以笔为剑、以诗为号, 从“铁马秋风”的壮年到“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暮年, 一生都在呼唤与守护的“爱人”。

这两股“爱”的激流, 一者向内探向幽微的内心深处, 一者向外指向壮阔的家国天下。这就像两条并行的旋律线, 贯穿了陆游近万首的诗歌创作。在爱情诗中, 因为植根真实的生命体验和深刻的社会批判超越了个人伤痛的局限; 在爱国诗中, 因为融入了个人命运的切肤之痛和不懈追求避免了空洞的政治口号。二者在爱而不得这一核心情感结构上达成了高度的统一, 通过精妙的音韵技巧、意象系统和互文性书写, 实现了艺术上的完美融合。

陆游的诗歌之所以拥有穿越时空的力量, 也在于他将一己之“私爱”与一国之“公爱”所共同遭遇的困境, 升华成一种具有普遍人类意义的生命感悟。陆游的遗憾、坚守和永不放弃, 不仅属于他个人, 也属于那个特定的时代。在陆游的诗中,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痴情男子和一位爱国志士, 更是一个在双重困境中依然坚守爱的完整而真实的人。

### 参考文献

- [1] (宋)周密. 齐东野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7.
- [2] (宋)周密. 齐东野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7.
- [3] (宋)陆游. 陆游词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1.
- [4] 陶文鹏, 吴坤定, 宋金龙. 宋词三百首新译[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 420.
- [5] 钱仲联. 剑南诗稿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2478.
- [6] 马亚中, 涂小马. 渭南文集校注: 四[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5: 21.

- [7] 钱仲联. 剑南诗稿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18.
- [8] 钱仲联. 剑南诗稿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1346.
- [9] (元)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2058.
- [10] 孙宗英, 蒋东静. 论陆游“梦中得句”的诗歌创作现象[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24, 37(02): 44.
- [11] 钱仲联. 剑南诗稿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1829.

- [12] 钱仲联. 剑南诗稿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4542.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